溪堂先生文集 六

共八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溪亭講會節目

一小學一書雖是小子所讀乃大學之根本也朱夫子言此書爲做人底樣子寒暄堂金先生嘗表章小學而謂小學童子靜庵趙先生亦以小學爲磨世範俗之具而　列聖朝前後須行是書之盛意夫豈偶然而已哉自夫學庸論孟詩書易禮春秋通鑑綱目諸經史以及濂洛關閩之書孰非講讀討論之資而蓋士之明五倫敦百行莫如小學不

習小學不可以做人不讀小學不可以讀大學處
於家而愛親敬長就於外而隆師親友以至立於
朝而致君澤民皆由這裏出來則儒生之蒙學讀
過年旣長成不復從事有若初不經覽者可以更
轉頭依補足工夫故今以是書首先讀討事

一吾人起居言動之節具在此書中今之所以講此
豈徒講爲己蓋將於古人言行上且看讀且體念
爲做實工夫不作共歸於文具事

一晨興梳洗整飭衣冠
進見于長老後皆斂形端坐以待開座行禮事

一朝飯後開座

食堂罷後少頃使齋直告開座一齊出開座所分

上中下三等及左右列而坐序齒事

一、卮任

執禮一員讀法一員直日四員日記六員東班首

一員西班首一員曹司二員到記二員

定座後先出曹司二員曹司進紙筆墨硯于訓長

前訓長卽於其各任名下呼某名薦出則曹司書

之揭薦紙于壁上俾各察任〇到記二員前一日

書名出付使之預爲時到事

一行相揖禮

依圖式笏記而行之事

一設講席

訓長在上座當中諸長老列坐訓長左右兩班首坐訓長下諸生上分坐東西邊曹司坐班首下居中講生列坐前行及左右列事

一開講

訓長前置冊牀牀上置小學講生入再拜因皷袵跪坐冊牀前訓長出大文講生讀之字音必明白句讀必精審聲無太揚（太揚則涉越無意味）無太弛（太弛則卽墊無

開發讀訖謹聽發明其文意之素所習通者以己見對所不習通者以不知對更請旨義承曉解而後乃掩卷而退退時再拜而出直日及日記生講生後諦聽問答詳記之事

一勿圍立

蓋靜坐然後人安重而學堅固亦必明聽而精察之座不齊整則威儀都喪盡無足可觀況前後左右簇擁環立無復倫次乎其駭聽視爲如何哉其各惕念無或犯此戒事

一勿無端起立

罷座前若非大小便氣不平則不得起出事

一勿喧譁

喧譁則不但講讀問答之聲紛紜迷錯不分了了其爲亂雜無統反不如不講之爲愈如有此弊豈非當日會席之不幸耶其各惕念事

一言笑無妄

講說外無攙及佗酬酢至於戲謔尤爲切禁事

一諸生相敬

雖平居輩行相處者講席皆相敬事

一午飯後復講如初儀

厨人告午飯曹司請罷座使齋直告罷座自訓長以下齊起入私室午飯後開講自當如初儀事

一當夕止講

止講如午飯儀夕食後諸生復會或講究所講書文義或論義理說話或論古今儒賢事蹟或論通鑑綱目中人物或論經禮疑義間以文字詩句相唱酬又或規責過失又或勸勉程課以盡切磋之道事

一每日如初儀

一諸生次第來會群居而未應講時必須交戒互飭

及當講席端坐齊整心志專一然後路脉不差意趣自別凡諸諧謔浮薄之習切宜禁絶一以觀善輔仁爲法事

一有諸己而後教諸人古人之學也凡此皆我之所不能者也然如以己之所不能而導諸生以非其道可乎諸生其無曰未出於正敬受此書一心不懈自當有循序漸進之效諸生其各盡心焉事

祭問

有問於不佞曰 國恤卒哭前不許卿士庶人廟墓祭國之典也今若損其儀文物品而行之可無干典

之嫌而得伸子孫追慕之情豈有不可者乎曰噫不
佞非深於禮者惡足以知之然竊嘗以爲禮由情起
情因禮伸國典酌乎情禮之宜而施之者也夫國君
神人之主也故國君薨而在殯也梓宮未及安於寢
兆 陟降未及妥於神次上下神人胥不遑寧 宗
廟山川百神旣不之祀焉則卿士庶人之家不暇禮
享其祖先之靈卿士庶人之靈不暇顧歆其子孫之
享乃幽明固然之理也是以國典之不許卿士庶人
廟墓祭蓋亦推神之道而正人之事者也今雖損其
儀物必有焚灌奠獻之節矣惡有開廟門出主將事

而非祭者乎國典所不許而行之是非禮之祭也因
非禮而伸情過情也由過情而行禮過禮也過禮過
情非所以事神其可曰祭之以禮乎假曰非祭情與
禮非徒行者也凡祭之儀必備其禮而伸其情徒情
不以禮則黷矣徒禮不以情則僞矣今損其儀禮固
不爲祭則是不主於禮而主於情而已豈不爲黷之
歸乎禮尙嚴而神尙靜今禮不可備而特爲子孫之
伸情動主出龕尤豈當於理也哉且禮有五服成服
前廢祭之文而遭緦功者雖値窆餘之日未嘗爲伸
情之說者重其禮也禮者聖人之制典者時王之法

其重一也而爲差殊於其間豈可乎哉典之所不許苟可以伸情則禮之所不許亦可以伸情耶禮之所不許旣不得伸情則典之所不許亦不得伸情當然之義也故不侫斷然以不行爲宜謹爲之說以俟知禮君子之財焉

六稿記事

國初 魯陵事出當時六臣卽世所稱六先生者也六先生中朴成河李柳先生皆集賢詞臣詩文盛大可傳若兪先生發迹武科管弓馬事其製作視五家歉然無恠然也見行六稿朴成各一卷河李柳兪合

一卷共三卷嗟呼六家墟親戚故舊及禍復誰有著
手作傳後之圖歟彼卽秋江冒禁立傳之意而家藏
正學集坐死猶不止者流耳其盛大尙千百十一況
兪詩一絶一毫芒也風焰飃燼無復下落可勝言耶
未禍故膾炙人口竟扶全而備數靡此六稿將闕一
後人遺憾當如何此非天理人事照應來處也歟余
嘗於朴友奎鉉甫家讀此藁不勝掩卷感慨從朴君
請借辭以自家全族只此一本余不敢强諗板本所
在在寧越彰節祠祠僻遠終莫能致會家君佩瀜符
覲路出關東忽念前日六稿事私語于心曰禍亂也

而收藁者何人也因便也而不效於旣刋之本者何人也遂委路入粤中謁　仙寢宿禁夢菴有高僧淨一者頗識故事亹亹說　魯陵事始末無錯余問六稿板安在淨云衲老於此凡係本院無論書籍器物若事實無不詳諦未見方伯守牧大夫士之印玆稿者如有之豈然余聞不勝訝惑其翌晉拜六臣祠仍遍搜迺於西齋得之不特歲久刓弊貼在地面塵土充積上滲下濕太半腐爛淨僧所謂未見印者果矣士類之慢藏如此山衲又何以知其存不存耶噫嘆者久之卽使册工梳洗貿紙印二本一酬朴君也板

本中又有成謹甫先生集題目者謹甫成忠文公也意者此刊時先生爵銜未復別號爲世諱故歟其文固已收入於六稿則此集似不當重複印出特念古人之義玆又幷印之爲傳世計後仍語朴君曰六稿板弊矣且伸褒若撰述公私文蹟幷不登刊盍續圖之

書姜孝子事

故孝子姜公文輯字和俊者系出晋山而居陜川之愚谷殷烈公民瞻之後謙菴翼文五世孫公天性至孝自幼而長於養親事無不至誠最以承順養志爲

務家窶甚帶經而耕以供菽水力服田歲荒亦不匱與六昆弟聯枕極湛和以事親親常悅母夫人病革血指穌五日及喪毁踰禮居倚廬枕苫草食以終制考公病革又血指穌四日居喪一如前喪時大歉盡斥家莊厚送終喪晨夕哭墓喪終間日省墓拜不廢風雨寒暑 國有大禁釀公素嗜酒遂沈麯斷飲丙申 元陵賓天於家後營爲位望哭哀齊素三年遇國忌恒不御酒肉族姻知故暨巷里賤隷急則恤喪則賻凶問日爲之卻肉凡此皆實行而至誠所推者也家狀爲言公嗜讀書事親之暇必篤學誦經史

不輟夫質雖美而不知學無以成其美則其效亦有不可誣又言家貧親老舉業有妨於供養早廢不復舉其審於內外輕重之分又如此公之子以周至性類公以文學稱號愚窩處士云公之曾孫和永北來三百里江上爲示其家藏文字請所以傳其行余曰誠不可泯沒也錄用之不及於其世 旌贈之尚闕於其歿在公何慽而豈非後人之所憾也耶然實蹟自在公論不泯又何如容力而耀觀聽也疇睦不文何足以發揮顧其請益懇去而復來則有不可終辭者遂撮其行實而爲之書

書閔孝子事

閔孝子名致元善山府之新谷縣人也孝子事父母孝自幼謹母夫人患風痺十年須人爲轉側孝子必躬扶抱飲食之便尿之不使妻與二弟代湯餌牏濯無不手自親及喪毁踰禮後父公亦寢疾四載而終其奉將持制一如前李明窩丈爲立傳趙省愆齋翁叙之幷詳盡余語孝子子鳳鎬君之記五易歲以余於立言事何所可當也見君之久而懇如是如不可已庶乎出手尚鄭重之一於退者豈是例讓耶余自是不盡分實不敢耳然二老言足可信何庸多述然

後爲闡發也若其鷄狗之異諸述備矣雖略之不疊牀可也今余所草出卽尊嚴實事此豈細小耶非誠曷以爲此誠之爲物豈非大處乎君亦可謂知有所分者矣君家其不匱夫

書曹孝子事

曹昌鳳者昌寧人居淸道故佐翼功臣孝文之后也昌鳳性孝父老而病水氷息生魚昌鳳持網去川上泣氷忽自解魚十數躍出供之病差盛熱父遘痢欲昌鳳嘗糞進劑效其丁憂持喪之節如禮及葬日三省哭三年如一日大風雨寒暑不廢拜跪處草不生

爲坎噫孝子事親之道自有常行之正不必待徵於異事然至誠所到天人感應之理亦自昭昭不然王祥黔婁何以有此事而朱子特編入於小學也余素不識昌鳳爲何許人其鄉人朴雅寅秀爲余道之甚詳其言可信遂書此以付之其亦出於樂道人之善云

識花硯事

凡天下事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此其理無不在感與應之中卽天道也而易之爲言載是道耳叔程子說易又發揮出感應之理可謂盡矣之理也不特大小

大事如細微逕路方且洋洋流行無一息停住聖人豈欺余哉余不敏何所識知或因物感息尋常推類其亦有一端透漏處卽此花硯事庶幾耳雖不肖甚上忝祖先獨於祖先事時有所不敢放過處存丘壠之山木美矣而斧斤不尋遺書也而散者聚敝者補以至器用彛簇先澤所在斤斤收輯爾來十有餘年之間雖其事力不從心其心實未嘗一日少弛性且愛古金石款識書籍器物一切屬舊遠者至誠致之其不可致者無近遠有聞輒一再造求見乃已玆非眞正道理大槩癖好則然也一善康上舍起元大能

觀吾家宅相也年輩而叔於余從吾王考學以儒雅
見稱壬子十月之吉下第歸歷顧余江上話次及花
硯事始末詳盡蓋善鄉裳臺坊文殊村後山麓有一
大葬荒廢久今不辨誰家誰葬七月雨水塚左邊崩
陷潦落樵豎過之土石堆潰中有石二一稍大色紫
一較小黑紫面斷刻斷隙土塡塡處時見文理微露
黑之爲純形者同在一處腹背相案必初藏時下置
黑安紫於上也豎惟而拓出之亦不知何物示村居
李氏家李氏卽退陶老先生所撰墓銘之李孝子公
薰之後也李氏業士者見之硯也發黑視紫背背上

有刻文曰謝義州柳牧使彥遇令公贈花硯十三字
爲題其下方以五言排律分上下各五句二層雙書
爲十句第一句彩硯阿誰作雕專造化工第二句圓
靑天樣面方赤地形容第三句質滑瑪瑙潤光凝琥
珀濃第四句初看龍尾赤還訝馬肝紅第五句全句
空第六句崖下梅發琴上空一字巖下成叢上空二
字第七句全句空第八句心如臨嵌竇下對崆峒上
空二字第九句全句空第十句謝君千里遠下重上
四字空末書　嘉靖三十有六年正月日蒙村於是
鄕士聞之多來觀爲之嗟嘆不已李氏尤珍藏之獨

不知柳義州蒙村爲誰氏先人諗諸鄉士之可知者皆不識大能從叔某娶於李氏說大能此事由大能雅知彦字遇字爲吾家立巖公之表德故方認是硯之爲吾家物也大能因向余言斯硯也所在何莫非絕寶也在於君家爲尤絕君家之君好古歸之君然後所謂尤絕者益稱盡圖之吾爲君介之君族叔之爲吾妹婿者知吾足介於是以是懇余甚余不是爲者爲夫君耳余靜聽已不覺驚喜顧其義不可以徒得也議欲酬之金不可大能熟計謂吾先集可當博易具余善之從族姪道准李文借西厓集亰集十卷

別集四卷大能墨傳也幷借之合十四卷臘之念雩夜訪大能大能艀詣李氏者數又勸起其堂叔之李氏娶者曁侘爲李氏孚者致力勸甚李氏初抵之終則幸聽天也翌年中春替送家李偕大能之李氏進先集謝之奉硯而歸於是不肖得上手敬覽仍復考審之　嘉靖是大明世宗皇帝年號而　嘉靖之三十有六年即丁巳歲也永慕錄府君行年紀乙卯十一月十七日陞通政大夫爲義州牧使十二月十二日由淮陽路赴義州此刻云丁巳正月則乙卯十二月後不日爲丙辰丁巳正月前不日爲丙辰義之詎

善爲一千六百里不於上任後丙辰不幾時送來其能詩之刻之若是敏哉獨恨夫蒙村姓諱字闕竟無以詳也或蒙村號者行其世代所處左非所言耳誰某置勿說蒙村固自見也卽蒙村可知其居蒙臺而號蒙村爲無疑則此墓之在蒙臺又安知非蒙村冠屨之藏乎且念赤羅延李氏府君外鄕也蒙與羅壤渭陽過從非切至卽童交心契又未可知非此何以二千里邊塞新莅繁務惟是之先事也不以銘之無以表厥心而示諸後爲是詩顧安所後時也嗚呼此其際可見信哉金石之有關於人也不然孰知夫立

巖與蒙村之事有如是耶硯質紫紫淡面帶黃黃紫相間紫亦隱隱細理成紋如畫微黃長一尺廣六寸二分高七分

記朴譯事

古者史法事有可書則書不異乎其人之貴賤也然其書也常詳於公卿大夫而略於匹夫匹婦亦其勢也閭巷匹夫雖有善可書孰傳孰聞而表章之哉是以韓子書圬者柳氏書梓人種樹莫不發潛揚陋而欲其有傳此外史之所由作也以余所聞朴譯人雖微其事有足述者朴譯密陽人也名不記習日本語

劉舌官通貨異邦取奇贏爲業貌甚魁偉輕施重然諾嘗輸官銀至戶曹會女子哭曹門外問之故言其夫負曹銀千餘竟自斃今追妾至此且死矣譯聞之愍然乃入曹中還以所持銀即注削其夫名債案已而女得釋譯故雄産業然專事施人窮急由是貲屢匱人益誦其義不衰也譯嘗貸軍門銀十萬兩未還李貞翼浣爲大將按簿覺之詣闕白 上曰朴某以小譯敢竊弄國貨請置期不納銀可梟其頭 上可奏李遂出坐軍門拿某跪前謂曰與爾期十日銀不辦當斬署其狀譯卽署趨出然實無藏銀譯嘗有所

善友人至是行過之謂其友曰多市酒吾今日署斷頭狀且與若談具語其友友曰銀豈足死爾也且飲酒酒罷友捉臂謂曰第期日早來及期譯造其友友曰吾有銀可生若然吾曩者恐吾子與孫之撓吾事也已計送之鄉廬困亟以銀出付譯既納銀得不死由是李公賢之復入白 上言朴某期旬日納十萬銀非才義有過人者固不能請久往倭譯訓導以獎之 上從之居數歲譯齎二十萬銀送之其友友怒罵曰爾視我爲利息者耶還其半絶不與通譯旣爲訓導財復饒益喜施蓋其天性然也今其後孫蕃衍

登仕籍至郡縣官者亦且數人豈非陰德之報耶嗚呼譯可謂賢矣而惜其友不傳其名姓微某之賢何以友其人哉若世之士大夫身餘粱帛而吝錐針末朝吐膽肝而夕背之者其尚不愧而死耶

記老逸說齊家事

有趙中植者問於吳祭酒熙常吳居鷺湖號老洲趙吳門人咸陽人居京曰某人以學行膺抄選其修之身而齊於家者宜有以異乎人之爲教今其子弟不謹多有不能導率之誚反不若凡衆人之門庭此無或自家心身正修底工用有所未盡而致之者歟吳曰看人大槩當於自

家用意行事之肖不肖而爲之賢不賢而已何可以其家之不幸有不馴子弟而律之以不能齊家之失乎如未詳其人本末虛實實處未可遽以此吹毛也雖其人聞其誚已受之以爲咎而無所辭然此何有益於懲其子弟之惡也秖不過幷其父兄而陷於過耳李生明九出入吳門爲余道其問答如是故漫記之

余作吳趙問答說客過之見而難之曰子之作此文其必是吳之言也吳言是歟曰不徒是也是眞有工夫之言耳客曰然則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不修

不可以齊其家等傳文聖訓皆可爲虛文而無所著
落處矣恐其弊遂至於或問所謂專務修己都不治
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者耳惡可也余曰盂方水方
表端景正天下事物之理本自如此身之所修家安
得不齊哉聖人之有是言卽是理之常耒耟陶冶一
或不齊生人之道有不足矣況乎孝悌慈人道之大
端乎自大學自治而治人次第工效言之則誠然矣
然吴豈不知大學之說爲天地之常經人事之達道
而爲是言也又聞吴於彼中近來抄選者流最稱學
識端的人亦穩謹余嘗見其子弟之爲本牧者雅拙

修飭眞可謂父兄子弟若是人者亦豈故爲新異之言以自歸於背經者類耶此不過出於因萬世之常道而參一時之變處自其所遭而言自其變處而言斯不失其本情之常而已故其言也如是是亦仁人君子恕之一端也即其言而方識其用工處吾之所以併說而發明其意者然也客曰子之爲吳之言則似然然以吾所見則吳之爲某人說特其有過中求無過之意耳若某之爲學制行誠有可疑如其刑于宜其之道無所瑕釁子弟之愚頑無識雖無所比必不敢生非僻之心而甘自陷於悖戾之科此世爲人

之學例多居室之違者正類木病而蠹生也余纔聞其言便竦然起坐而請客曰客休矣誠如子言張子之謂飢於其親己有物我者方是尋常話頭而了翁之云見其有不是處者不幸而近之矣設使其父兄矯情飾行畢竟取敗爲其子弟方將隱過之不暇幾諫之有道而庶得爲納父兄於無過之地者其非爲爲人子弟者之事乎焉有爲人子弟而潛懷不服之心而顯售無忌憚之所爲乎堯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不肖其弟盜蹠巨惡以大聖賢之訓而父子兄弟之間尚不能使之陶染變革去惡從善則其人

所遇之人若是中人之性而無甚害理雖非如某者人姑將導之以齊也若於其子弟一則戾鍾難化底物其人眞有自家心身上實工夫自家自家何與於此等耶大槩此等好則人怒則獸其可以家尊父兄之嘉言善行而爲之承受感悟敬將歸念不敢肆其惡而做得革心向化乎不然程子何以云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吾故曰最難者齊家而治國之易易如反掌也客曰然則大學齊家何所取義而子所云治國易者其說可得聞歟曰大學不云乎五僻二莫知其非爲不能齊家之第一病根乎有一於此失

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身不修而家不齊矣本經之旨不外於是矣今余所云卽其變處而子乃以常理而強而同之左矣治易於齊者以其有刑政也堯舜不能化四凶則流放而竄殛之孔子不能化少正卯則誅之程子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者非此之謂乎至於家道則教化無所行刑罰亦無所施此吾所謂治易於齊也子以爲如何客唯唯而退

奉安文　常享文　告由文

良川書院忠平公靜軒洪先生奉安祭文

麗有大臣圃老死國倡自先生異代同德人亦有云

不媿其職匪直相業一代準則見於危難益驗有識
吾豈吾身素講者卽高墉佳扎一絲衣勅山呼星散
緊老臣特紫焰焦蒼西華嶷魄毁氣全宇宙充塞
麗道將墜或幾乎熄不有先生臣紀誰植繼有作者
於斯爲式曠懷先生其道不忒觀北而東淸議首直
禮樂經術蓋本學殖殺身成仁求仁而得從容取義
見義而克先生所就實惟學力儒賢忠義金石合勒
二忠而已之言靡或視此齋雲于何游息良川有祠
坡潭先食世代雖遠自厥紹翼崇報尚闕神庥其側
於焉躋奉舊降新陟一堂三賢可詔千億山川改觀

衿佩靚飭永久流芳俾惠拂拭致慤象存歆我馨稷

常享祝文

國之元臣世之宗儒勳忠節義旣具且殊

右忠平公靜軒洪先生

學以排異節則從容有絕有翼爲百世宗

右文正公陽坡洪先生

行自家得學由師傳敍昏儀明其跲也全

右西潭洪先生

河上世祠奉安文

日惟祭社崇德報功沿流溯源匪私伊公於赫典書

肇迹鴻逵煌煌簪紳令望令儀自豊之河實啓我柳
維時河曲曠不人守山盤水抱窈奥其中惠而攜手
褱公與同退處田野適我之願世代雖遑足徵文獻
允矣立巖資特珪璋攷律修樂推田養庠仰賢獨啓
斥奸先見待吏得體辭直意眷灣濤海肅北鑰西鉞
陶山寄意撫襟嗟咄朱節嘉惠後學趣敬有學有業
厥施未竟是宜篤生文敬文忠遂大而昌用延無窮
亦粤龜邸同堂賢弟承運迭作蚤占高第翰注賢賞
先公有子王署正笏閒茲辭仕我林我泉捿捿初服
最後收斂弊莅邊築柄戚所屬公不隕聞霜臺晉長

頹綱幾奮 大行監董葬事立辦慶詒逈頒服議衆
幻一言折中瞭若龜燭百僚動容禮儀遂縟西顧重
卑微公疇可斯民無福大命中隳猗我三祖實維根
柢凡厥佑啓可食百世矧伊河東始大門戶俎豆之
議緊自父祖之功之德匪享曷以一體崇報寧敢或
異有待今日莫非先意非直追遠寔追好懿來之董
之有嚴明宮衿佩靜肅粢黍潔豐合堂餟食情理允
安世序高下視禮靡僭以元以配以詒千億碧泓增
清毋崖動色匪德奚述匪功曷追惟其後人尚監在
茲

常享祝文

德著而基迹微而義有紹有翼百世不墜

右告元位

松巖祠常享祝文

孝友庭聞文學鄉推遺風有自誦慕不隳

右告箭溪

工著遺書行慕小學成德不施百祀匪邈

右告一默齋

鳳林書院溪谷張先生常享祝文

學力湥實襟懷灑落遺風百世誦慕無斁

虎溪書院東川李公常享祝文

義著勞績德樹貽裕是庸報祀愈久愈慕

忠烈壇歲一祭祝文

忠存社稷義效封疆視彼衣衿萬古綱常

右　贈左承旨權先生

忠烈之氣仁義之學一旅夏壄所立者卓

右　贈吏曹參議金先生

迹屈州掾義薄雲旻爲　國爲官炳烺千春

右　贈掌樂院正朴公

道南書院埋版告由文

於惟先生絕古聖統陋矣漢唐先于趙宋篤生東方淵源流通吾道在南有侐明宮青襟將事秩秩豆籩瞻慕興起引之歲年將廢也命天喪斯文撤　令遽及象設遂渝聚首丘墟傷痛以歸奠獻斯止于何更依

鳳林書院松窩張先生岐山張先生分奉後元

配位告由文

於惟鶴翁明宮揭虔崇慕自昔講議己年席間函丈父子同祠厥有升議曰松曰岐一堂合享情理允宜次序高下禮數匪差謹承定規敬恭遵守何圖分餟

伊其空右象設湛樂如失在傍後生依依慼焉含傷
各尊有云鄭重誰諏玆當席虛式陳事由
右鶴巢元位
自頭合享家庭幪屛嚴侍叔陪怡愉典型情理無間
瞻慕彌切於焉分奉松岐座撤謦咳儀刑如聞如覩
事雖靡常義各有主謹玆因由敢昧陳辭不顯亦世
父子一祠
右滾谷配位
鳳林書院松窩高先生岐山先生還安時鶴巢松
窩岐山滾谷四先生合祭告由文

一堂四賢幾載瞻依天倫之樂存沒寧違中間分餟
義或參差不遠而復可見同彝更事之始亦講規儀
世序以次列享斯宜公私合辭家學淵源肆消吉辰
敬薦椒鐏王山增重洛水益淸相我鼎來俾永厥誠

忠烈壇忌日行祀時告由文

今以本祠既撤寓慕無所士林本孫愍焉含傷玆用
設壇于祠廟遺址迺以每年四月二十四日殉義之
日設行歲一祭之禮謹以酒果先事敢告

蒼石李先生加　贈焚黃告由文

大東熙運儒賢作興陶山集成大道遂弘孰得其宗

有卓文忠主敬之學如日之中猗歟先生天篤降之
有見有聞早自得師塤篪而淵伯仲於愚敬義夾持
繩墨罔逾仁爲己任工不等躐蘊之德行則事業
揚于 王庭堯君舜民斂之吾身溯洛證閩歷値時
艱應機殫誠管辟愈庸羣姦交横退勇守正西山荒
逕 長陵臨御俊賢盈廷起廢膺明望實彌隆刳肝
紙入屢動 宸聰勳貴殷咆我以昌言秉禮履經全
恩理冤忠至義大亘古及今縱閼當時寔賴吾林箴
誠二篇詩警八帖木石鐫銘德藹道浹緊古豪傑間
世挺生道學名節亦各殊程顯允先生式克兼之淵

源直接統緒昭垂嗟惟爵諡　盛朝令典匪直酬賢
亦以勸善所以由來幾許闡揚獨我先生幽貞含章
原從例贈夫豈崇終伊昔排雲好懿攸同彼議竟格
多士齎鬱遠我　當宁聖作覩物元老陳謨　天心
感發冢宰正秩再誥若曰百年彝仍感渙露臆豈伊
力爲實惟時適茲涓吉日牲幣是將德音不瑕斯文
增光功存世教澤及來裔尚其昭格惠我永世

文簡公蒼石李先生延　諡告由文

於惟先生道尊德盛學資先師業贊　兩聖春噓物
菑金剛矢直而始自任闡明扶植其氣浩然充塞宇

宙其壽炳如端的受授或畸于時有待後賢道不墜
地文不喪天曠世　恩褒幷及爵謚匪直酬報亦以
勸示道德博聞一德不懈曰文曰簡名實靡差　王
人來宣衿紳齊飭觀慕興起世萬無極西山蒼翠伊
水泱泱恭承　恩禮拜稽趨蹌涓吉奠洞敢告事由
尚其歆格俾永垂休

文翼公歸巖李先生延　謚告由文
猗歟先生挺出間世天賦特異令聞夙諧正直弘毅
英明瑩徹本以孝友奮以忠節粵在妙齡已自修治
益磋以切尊聞行知溯厥淵源庭潭函泗穆之之才

希文之志世則雖曠身俱以擔持此以往疇誠不堪
內行外檢咸可稱述如其事業尤光史筆裒然大闡
晉塗載闢自昔在禍人期皐夔斥祀蘄首爲是之以
屢著勁直臺端鴞峙衆歎神明瀛館孤焚湖闃吳競
淸查戢信皇華遴幹儐章登謠階試逞嚆彼白者僚
瞋目語難曷用萬科手紙抵相洞陳祟魔惟其苦心
兩款之控一罷體府一均嶺貢　聖係善繼禮釐統
正當告義大寧顧射影囊封懇激　幄對密勿君臣
一心天神可質彝長國子以身爲率肅肅皐比多士
祇栗載是教法往欽南土空國利民有一石穹古上下

郊迎俾按胡吃劊流殷鑑上黨之炮異已則匪曷以
私過銓衡自平府院任劾十一兼管恆感盡分孽豎
慾黷曷闕忠謹兩戚負陰二儀寃塞羅織無端體府
爲目請罷者誰復設者誰今以復設迺反咀持終古
凶壬一法傳神秋風血泣土雨日湮竆痛極寃于何
可洩不有天定人孰爲雪已巳伸復首先 侑贈副
學登 筵王音咽凝爾父之寃予悔死及中間甲戌
縱復剝奪 天心大悟廿年之辰賢孫鼓聞名相議
陳臺梗踵醜禍心彌擅豈予再誤幷依申降 恩誥
日炳魑魍晦形惟是黨人世盤于廷哀榮易名曠不

擧行百世新化此日盛典勤學好問思慮深遠曰文曰翼象德允名吉月良辰清酌潔牲　王人來宣衿紳齊蹌鶴山增翠洛水彌長伏讀告辭天地恭蒼來雲感祝涣澈泉壤伏惟尊靈降鑑微衷庶賜歆格以啓後蒙

孝貞公耕齋鄭公延　諡告由文代本孫作

恭惟府君月翁賢胤省老聞弟稟性之仁力學彌啓克全其天以事其親生養葬祭誠禮并臻終制於墓毁甚鷄骨終身於廟不廢下室遺逸之薦爲親而仕莅之以氷棄之如屣昔嗜羊棗或闕奠嘗歲暮風雪

卽廟彷徨夜哭朝視七株蕭森白子離離可供來歆
公去樹枯邑審闌閭百世之旌三綱之訓世謂公孝
神明感通亦知公學淵源所充盛典初行公議猶慊
世代愈邈懿迹將掩來雲力孱士林聲徹有感 天
衷恩數曠絶慈惠之孝淸白之貞難諼者實不沒者
名 王人來宣衿佩齊蹌恭陳儀物載升芬香拜稽
恩榮祇薦醴炙洋洋如在庶賜歆格

孝肅公東圃裵公延 諭告由文 代本孫作

丕哉忠孝人紀之極以此維持世敎靡忒終古及今
盡分者幾有或是實寵典克偉猗嗟先祖二致一事

所以成就實行兼備少小事親疇不稱孝引亂嘗糞
輒應其效推以友于寧忽分寸券納于壙自取荒頓
文武備具又是全才遂慨拘習投筆爲魁北蕩南繕
海壘江遮凡幾折衝功孰有加憂深 行在車械舟
稅兩平營燒層樓酉殪閒幸漆碧權孝同儔百戰萬
死一身彌道士女蟻沸飢疫式月生賑死殮千秋肉
骨高坐麟雲或無勞記而處公者亞卿兵水屛樹圃
靜冰蘗縫冷追惟武事亦文學幷識推之鑑粤懶柏
松傳信之筆眘雪皤重 贈忠旌孝縱出崇報原從
之錄恆切輿懊 淵衷曠感易名增秩曰孝曰肅允

副名實倅官來宣於佩齊迎恭陳儀物拜稽 恩榮
鶴山增翠鑑水彌長尚冀陟降佑我無疆
宗叔貞簡公豐安君延 諡告由文
恭惟我公厓祖祀孫 健陵名臣世德淵永天賦純
仁學不自居行爲人師守確識微動合其宜早歲譽
髦晩暮榮顯退如急流處若怯愞正笏垂紳秋旻長
庚青蓑藜杖野渡舟横一德全歸百世完名惟時節
惠例及正卿曰貞曰簡恬若平易縱云常典實副輿
議 王人來宣於佩齊蹌恭陳儀物載升馝香拜稽
恩榮祇薦黼腊洋洋如在庶賜歆格

葛川林先生加 贈焚黃告由文

伏以圃老倡學吾道遂東羣賢承奮淵源流通寒〻蠹正脈靜晦極功斯道之明如日之中誰為學禁榛榛我聖路人雖可岐道豈終晉退陶集成山海高詣接夫千載卓爾百世維時先生弁運而生資本純粹志亦專精內敬外義有立有覺仁為己任聖斯可學入同三賢契在溪窩謨存誠篤出共六逸屢典之績粗見端因苟非自修何以新民德成行備而莫不式追惟源本孝斯為極 恩旌優禮縱及當時去世伊遠哀榮莫施豈無誦公寔是由仍賛儒章近鬱 賛路始揭

廷議僉同　王言孔宣錫以冡宰寵以儒賢久闕可
之今舉有待不顯其光於昭如在維弟瞻慕幷時旌
贈事旣不偶恩亦相稱載諏吉辰牲酹是虔太中在
座伯叔後先衿佩瞻聆孰不欽聳三洞長淸德嶽增
重功存世敎澤流來裔尙其格思惠我永世

瞻慕堂林公貤　贈焚黃告由文

熙運休明河南作興有卓葛翁大道以弘先生是承
發軔之初脫去吳略反讀鄒書操存于中繩尺其表
孝悌爲本二連齊轍宏博之學無所不通尤於大易
潑臻其功惓惓敎人必以躬行庶幾禮樂紹古作程

德言其崇年位不稱水丘之心　聖謀可證嗟二先
生兄弟師友席間函文生沒前後生同旌表歿共
贈制一心　相傳百世無弊　聖明所燭章甫所仰祇
奉　寵光感慕罙長蠲吉合祭敬溯本原本原維何
性理淵源凡兹秉彝豈有今古陟降如在尚冀鑑頫

贈童蒙教官崔公焚黃告由文

非親何子非君何臣孝竭忠盡乃可爲人顯允惟公
之言也髫黑齒豕突民邑蕩飄暘谷火迫負母求全
道還有人義事可連奪其鎗躡首級數百且罵且哭
曰親曰國本天豈殊彼賊亦感採採爲養蘿蔔[illegible]

尋盟本郡其倅曰裵廓爾氛穢淸堵崔君親兩全卽此之故獻馘何心大樹桓風凛旣盡其分遂晦終身耕山自給居安任貧慕老有詩幽潛是闡如我不信請看斯撰百年沈屈實由仍替所以邇來鄕道議繼聳路揭蹟 天恩渙發童教 貤贈有誥若曰日辰吉良牲醴肅將追惟德義俾也可忘山水增光衿佩齊蹌尚此昭格惠我无疆

孝子 贈教官姜公焚黃告由文 代本家作

於惟府君天賦孔仁克全其天以事兩親髫而暢老小學中人文不承祀生養可伸夫爨婦滫甘旨無闕

父痢跨歲不見穢濕毋痾積月厥移蟻蝨指斷露禱
蕢嘗氷浴行有至難命乃少須血泣追柴喪祭遵朱
風雨木拱階砌草枯寢寐親顏寢墓不蘇凡此至行
備具者誰耳眼環堵不肖其私尤其大處此由學來
幾之善惡性情之培暨夫位育排圖致知義正守確
斥洋之邪先民有言有德有言惟我府君庶幾斯論
公議夂鬱　輦路近聞闔狀曹　啓始發其蘊閭表
縱末官　教且榮爵以孝名豈府君情　朝家令典
崇獎風勵不肖情私感祝咽涕兹涓吉良且速賓朋
宣教黃燎改題香升謹以清酌庶羞式陳明薦

贈持平永慕菴崔公楚黃告由文 代本孫作

伏以山海之鄉湖溪之家懿我高考躅美遡嘉高考有行孝蓋源之性自天出間亦世遺溫凊滫瀡出告入面務供歡笑歷陳聞見老萊之嬰終身之慕喪而祭而動合儀度凡此之儀一出於朱手抄朱禮自昔坐隅餃行寧肯常處憖高常之爲誠天心所綢積兩川溢親輀莫涉臨水號天風雷晝燁於焉水斷俄傾之間此鮮史覲豈徒繪斕舉路悽心傾橐助葬公車何物籲彼巨創人已雖間輕重可衡無所爲爲某也奚名伊後之褒稽兆叶蝦彼夢何人錦江哭者孝感

之應陰德之報理固然矣書經是詰高考有行蓋撮
而識縱由天分實資學力童而白紛一心淵氷燕居
之室不廢夙興縛柴門外無一物俗白竹含風清池
受月奚知於人所全者天莫泯者存公議百年今爲
奏本 贊路載颺不待揆曹霜臺上償榮動泉隧光
被衿紳刕伊來仍黃甲同辰庶幾志事萬一粗誠涓
吉燎黃牲腆醴清尙其降格惠我永世恭奉 敎旨
不勝感涕

贈持平進士晩齋張公焚黃告由文 代本家作

德丑嵬烈竹翁靖修懿哉先考厥緒是由先考有行

孝蓋源之性自天出聞亦家遺親有告齊孩不笑啼
抱而不乳若色容低早時失怙病不終事是常哽愴
纘屬而已曁長成來聞節靡安㜸煎躬以替奠之干
宵不承目或旬或月伊志與命寧敢小咈體煖寢燠
旨甘備豐不知手胼惟覺心融視我所奉養空腥露
一指再血母穌叔訴喪祭以禮一遵於朱淺峽高葬
人所靡途返虞風雪獨旋往省家人震恐結廬爲屛
高山童然匪水所在親汲數里朝夕奠酹山溪旱涸
呼號煎灼傷有石罅一線滲滴手之爲坎罇罍洋洋
撤廬隨渴限役三霜廬柱華蕖不以冬萎汙米責躬

山鼠自釁處濕劇痢靈液神效亦有大蟲衛者家字
凡此靈異至誠所藉有感有應理固然者是以書經
筍鯉不忒縱由天分實資學力童而白紛一心淵冰
燕居之室不廢夙興言必性理講必心近異說必辨
奧義必鑽一庠晚登我遂初服縛柴門外無一物俗
白竹含風清池受月臞形靜觀象數淵窟八耋歸全
墓草三宿之行之卓公議僉篤撮爲奏本 輦路載
颺咲徹春啓大僚筵尙霜臺報可 上鑑赫臨榮動
泉隧光被紳衿矧爾不肖慟纏風樹庶幾志事萬一
粗寓玆涓吉良用備牲醴謹奉 恩寵以告以祭烏

山增翠洛水益淸伏惟先靈尙鑑斯歆

贈敎官高公焚黃告由文 代本家作

伏以惟我府君生丁愍凶在乳失恃已淚盈瞳父癃廿載其濃滿口泣徹秋旻有爛星斗非時之蚣不期之蓼有感有應理無古今必稟不專恆側不離施諉親命衰猶嬰戲哀致其哀葬以其誠章甫相禮數郡其傾大節細行實合論撰列院相告諸老有傳公議僉欝 輦路以聞闡狀曾 啓始發其蘊闡表縱未官敎且榮爵以孝名豈府君情 朝家令典崇奬風勵不肖情私感祝咽涕玆涓吉辰敢速賓朋宣 敎

黃燎改題香升謹以淸酌庶羞虔告事由

張忠貞公享祀告由文 代本孫作

恭惟先祖有大名德顯于麗末屋社罔僕祇今王山過式如昨子姓蔭休蟬聯舄赫大賢挺生益徵善積惟世旣遠祀祧已畢祭社伊始歷禩幾百 朝令有嚴事竆心極由來享儀于何可肅出入瞻墟愈深怵惕人情所同禮儀可式本始之思庸敢或斁立春先祖厥有祭族詢咨僉同來雲千億亦粤祖妣匹德垂隲追遠之享曷不配食其始自今永永祇飭尙冀尊靈俯垂鑑格

新堂鄭先生墓道立碣告由文

於惟先生道德爲宗鄉邰里畢承寒授松純粹瀅澈高明正大知至物格案上山外操勵頑廉蜜柏寓諷或發之微或驗之夢一顧壬辰獨擧冥鴻百世後先邈矣高風身雖不遇道不容磷人尊學問世秉彝倫爵諡哀榮縱久不備俎豆崇奉有擧靡墜矧玆丘壠體魄所安儀衛尚闕行路攸歎考息由來豈無追遠石輸海邉文要樊健幾代含誠力不從心敬埋謹筮有待來今事力匪贏世故靡常臨猝經紀載屹于岡請識其由以貞石末或欠儀節更俟拾掇衿佩濟濟

相禮虔誠烏洽增重洛鏡彌清陟降惠我俾永無斁馨香始升愴慕遺澤

松堂朴先生祠廟移奉告由文 代本孫作

恭惟先祖偏邦挺出一變之資奮起南服履艱際明出處正純攻苦學力造詣深眞道尊德盛儒賢咸宗天未悔斯承啓迺崇睠茲省谷先祖攸廬遺祠有儼三百年餘邇來來雲縱甚單弱如可保守寧敢遷易支裔數三東西漂泊一線孤宗香火不絶宗孫鍾基不幸夭折只有孤寡又無弟姪藐茲孤兒時甫十祺孑然獨存誰與尸事惟彼瓦城泉甘土肥地鄰桑梓

士襲光輝裔孫光梓已先僑住即今事勢莫可奠舊
旣捨此土盍彼之圖祖以孫依宗以支係神理人情
允合慰悅顧瞻感愴祇增摧咽今以吉辰敬奉神主
安于寓所廟宇如故玆將事由謹具酌馨伏惟尊靈
永世是寧

梅湖曹承旨公影祠還安告由文

數朔移奉夙夜靡安匠事甫訖廟貌復完椅卓還正
瞻依如前吉涓酌洞厥由告虔

畏齋柳公墓安石告由文 代族姪作

恭惟我府君邃學高識承家庭而足以爲儒林之宗

主潛德懿行裕後昆而足以爲鄉邦之表式舊堂歸
肰忠孝扶植祖考嗣興家聲彌增積善餘慶於是乎
徵惟是墓道尚闕儀物無以示於今與後縱云已緩
蓋有所受諸宗合議齊心協力經紀多年告功在即
凡所得磨治者牀石一香爐石一望柱石二牀石前
面刻考妣位姓貫爵銜即從曾孫道性筆也玆於今
日安於墓前庶幾有以用衛塋域永久垂示使子子
孫孫瞻慕奠安勸忠勉孝以無忘我府君貽謨錫行
之意固是私門一大慶事秖是孱力莫紓齎誠未遂
尙未有以具府君事行一通藉手於當世君子立言

之下而爲誌碣之備幽明之間不勝愴恨惶兢之至
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將此事由虔告窀穸伏惟尊靈
如在尙賜歆格

王考江皐先生文集告成文

恭惟我先生易簀于今十有九年音容日遠而盛德
光輝之在人心目者愈久而愈未泯焉咸以爲先生
遺書失今不刋行世道人事終有不可知相與各出
如干物財竭誠鳩殖許多年所頭緖稍成始於庚子
春哀辭亂藁之在巾箱者搜輯往復之在各處者得
數十巨袠謹與及門徒弟遠近同志或會山菴或於

江廬攷證校讎靡不用極三四更本十分精審玆定爲十篇文字繕寫一通迺於戊申夏開刊于道南書院凡係民彝好德攸同鄕道士友送來相喜送賻助需大小董工率皆樂心興役始事四箇月而工告訖可謂速矣而印出之未克趁時者不但大役之後力不遑暇補刊之合商訛鈹之追正有似埽塵因循遷就以至三四年之久則於是乎不肖等之罪益無所逃今庸敬加梳洗更無未盡至善然後監印精糚先布親知次及鄕邦又將續續隨刊俾作廣傳永久之圖嗚虖先生叔世斯興心傳閩洛道紹陶屛踐實知

眞粹集醇如準則吾儒不知不愠百世之下有欲考
信其庶有感於斯集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溪堂開基告祝文

家後主麓其下柴里先人所卜四世于此有山有水
有涯有磧中過一溪居然泉石自厥小遷蕪廢百年
松楸雨露但有悽然彛世微蹤無聞餘齒理合歸處
先壠之址洒遍睠斯區可易容膝自信不謀依事鮮實
始初開拓竟歸無成幾客山中惄焉縈情及今經始
豈容小緩於焉置屋俾送寒燠採山釣水誦詩讀書
吾何求哉其樂只且恆患靡靜素業不治且念先所

遺棄增㥯志不近名迹非犯義人猜鬼怒其庶免忌
惟時庇保寔神之祐敢不昭事以冀陰右玆當開土
敢陳鷄柿其始自今於歆永禩

哀辭

李喬伯晩臣哀辭 幷小序

余與喬伯知相謂曰異日無論子與我孰先
死必一人先死在世者不可無言今喬伯先
死矣吾輩所謂異日指衰而老之日曷知今
日爲異日耶喬伯死而三霜將盡吾終無一
言是負地下友遂抆淚而爲之辭曰

我誄子兮匪敢曰識知子是老先生之雲仍旣秀幹
而懿資豈惟幹與資中心服先辭有美人如許兮孰
處不宜壽若位而施之况子兮一布衣而早閼而薄
命使人悲嗚呼吾弱冠始見子於東京立而再見子
於京師三十四年十月之望兮三見子於達城追隨
是皆遊旅而場屋曷其日往從之而相期惟其戊申
秋之造弊廬己酉夏之江院書在余心曲而無時遺
嗚呼陶谷兮掩柴羅山兮種朮芝庶幾從子而餐芝
芝方秀而子先萎吾知子風流足以爲湖海之豪持
守足以爲洪濆之砥磨之不爲磷涅之不爲緇胡爲

乎弱子而首衰鶴髮兩親涣如絲余於喬伯仲間再從之幷世而生旣不知其天道之豐於一室者如斯余於喬伯仲間再從之止於是而幷時而死又不知其天道之禍於一室者若是奇旣不可知其生與死攝其槩而寄於戲

鄭學初哀辭 幷序

鄭君學初之死余痛惜之過時而悲同志之士知學初者聞學初死咸對余弔不知學初者反疑余之過於悲然余實非過耳以余之晚而有志於斯學也思得當世之質美才良

者相與之講明切磋以庶幾其成就而顧人
微學淺僻處窮巷恨不得如斯人竊嘗從士
友聞吾鄉之於吾家二姓而一室者晉陽鄭
氏家有少年名再愚字學初者有質有才而
有志歲壬戌春余爲相學初宗從孫宜默三
加之禮得與學初始識面於稠中縱未及扣
其中之所存而耳其言目其動靜則此眞所
謂法家佳子弟於是知前日所聞於知友者
不爽固已屬意於學初而不知學初之於余
乎有意也其年秋學初以余修赤壁事爲序

詩致書於余其文甚高其辭甚敬甚似實處用心而亦似復有意於余者余於是又見學初文字之所就又知學初意思之有在上年春學初乃具一書爲贄於余書中深言兩家淵源之重深嘆近日法門之衰而蓋其相期之意於是乎深且遠矣繼又不幾月而來見余留連朝暮之間所以執禮者益虔雖其不諒余之庸虛而猥相推重爲未免於失人然自家處師友好古樂善之實心不靡於俗有足見者余以是賢其爲而恐吾身之不肖也

抗顏而相處焉是亦滚有感於先故之自別
才質之難得而自託於識道之馬以存愛禮
之羊耳不然余之言行學業有愧乎學初者
不啻大矣豈敢當豈敢當哉竊觀學初之志
蓋將委己於余而顚沛死生無所貳焉余亦
將以夫一生餘齡付與學初而爲累於學初
之意則固非人人所可語者余之與學初得
之固日淺凡天地古今人物理人事大小大
討論而耶知纔得而便失老衰而不肖者生
少壯而賢者死也耶是不但學初之命之爲

可悲學初之大人之情事爲尤可悲也余雖
欲不以爲悲庸可得乎學初爲人頎秀重厚
有風儀性孝事父母竭其力接人無貴賤以
禮下之其所爲不合於小學之敎者或鮮愚
爺適老之遺敎固有所來處余方期之以大
學之道而不及見其成重爲之慟惜也辭曰
有美一士兮頎而且休詩禮是承兮穆如自修華陵
潔齊兮以之孝養肆來進趨兮以之揖讓正路發軔
兮遺書盛麗其間有馨兮有蘭在谷于北山潑兮一
衣帶水所懷伊人兮在彼中沚歲晏谿囪兮皎皎梅

花潑衣幅巾兮孤吟靡佳子攝衣冠兮從我所好慰我寂寞兮助我談討豈直慰助兮實余所賴千載相期兮惟道之大謂此甚樂兮謂有可託何不少延兮天高鬼惡自我不見兮于今幾時春草離離兮秋水渺瀰萬事亾羊兮千古已而素書遺墨兮觸目酸噫余向子之大人兮夫何辭而悼亾漬淚爲辭兮只存不忘

怨捐五闋悼朴漢卿 幷小序

怨捐者老柴居士作也其友朴上庠漢卿春赴洛其行過居士門書謝居士期歸路重謝

居士滚心日望涉秋猶不歸居士嘗一書勉
歸未見答而漢卿遽以不來矣居士迎哭於
洛東江上怨其往而不返也魂魄之飄散於
異鄕也遂作怨騷五章俾招其魂以導其靈

詞曰

日之下兮雲有浮古往今來兮謾悠悠君往殂兮於
其間山川重隔兮幾時還幾時還兮使我心開魂兮
歸來
倚閭兮枯目髮髮兮字讀君胡爲兮不遄上慰兮下
憐極浦哀兮斷鴈迴魂兮歸來

君坎草兮北邙北邙兮多少年君莫恨夫君獨寃豈
無若乎相憐總不如父母兄弟故鄕聞生有依兮死
有歸短招兮招招魂兮莫迫迫
東望兮 七陵南渡兮三田長也入兮如王連蜷來
兮風烟踏秋葉於黃昏曙燭淚兮霜飜
朝發兮中原夕宿兮上州親戚兮來迎鄕音兮廱謳
萬事乎已矣哉魂兮歸來

誄金季源 崙秀

故少友金君季源天質眞實不妄幼失怙失學及成
人能自力讀書隨其兄僑義峽楸菴惟以掩門日讀

古人書爲事余嘗一之君僑聽其讀其讀甚有味似
非口耳騰理余嘗以好人之善爲心滚心樂之今亾
矣聞君之終祥隔日倉卒成數行辭哭送之特於世
契闊懿王碎芝焚之外尤致意於讀書一事者實嘆
夫讀書種子之爲無命於斯世也嗚呼悲夫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祭文

祭古溪李公彙寧文

嗚呼惟公陶山夫子之祀孫吾南古家之宗主性靜資溫才高識博生平志業年踰而耆矣學有不自暇逸之篤蔭途清顯位中書而卿矣德有退然不居之實孝友睦婣源流之行經術理義根柢之文處同室之同異每歎同胞異膜坦至公而無私惟其所守者存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嗚呼惟公其殆庶幾乎此疇

睦生也晚晚後承拜蓋嘗三次而一拜擾遽不得穩
奉警誨年前杖屨來臨巧違南就歸承屢勤辭教擬
圖源源進候百年爲期千古遽盡豈自料窆之而祥而
愬如也縱因拘掣而寔由不敏嗟小子蔑仰之誠闕
廢於終始之地而我公眷余之義孤負於幽明之際
慟矣賢胤貽臧所慰孫哀善繼嗚呼哀哉

祭錦西朴公 光輔 文

嗚呼慟哉余見人之哭有道而無命者曰天理難諶
夫豈然哉此不達權變通之辭也余稺昧侍王考因得
承聞當世之賢人君子窮老於嶔巖者始知錦水之

西有朴忠正先生之孫先生而先生爲無命之尤也蓋先生亾而世之尚論之士哀先生曰有道矣何其無命之酷也生而無所施於世歿而名不顯重以荐不忍之慽八十年遂户嶮崎歷落老布衣而已豐其賦者何爲乎先生嗇其命者何爲乎先生此誠所謂天理難諶者也獨疇睦反是說曰嗚呼先生而無命命也何尤乎天也先生之德孝友而恭儉先生之操剛方而峻潔先生之文識敏贍而明達先生之幹當通鍊而拔衆而言貌之有以動人者特外耳天之餉先生旣若豐矣於是乎命之䟽糲于先生之口韋布

于先生之躬幽先生於短籬矮簷而放先生於山顚水涯之外先生達識也順受而安嗚呼先生策命於世奮其所蓄澤普乎鄉邦功巍乎簡冊則造化分劑之妙斯偏厚於先生矣上天之公寧有是哉先生之窮命也命乃在天天豈難諶假使先生前御其生生乎　成中明宣之際同囿於作成之化身親乎當日之盛爲戊午甲子人爲己卯乙巳人爲癸甲龍蛇人其所成就何可量也而嗟吾先生生斯世矣世鶩競尚先生貞白幽息窮阨以歿是宜尚論之士扼腕而長歎者也嗚呼慟哉小子之於先生奉患起頑不欲

其身違於先生之門而欲其數欲其久者違之曠而終莫能數而久以先生不棄其愚不肖之甚而每惓惓焉欲其數焉久焉無違於其門者以小子違之曠而終莫有施今焉千古悄坐窮巷靖想陳迹若翦心曲雖欲復遊先生之門而承先生之誨顧安得哉嗚呼慟哉哀哉

祭老圃朴公(先錫)文

歲乙巳三月十九日京兆尹老圃順天朴公卒于河西之里舍卜地于星州吾道岡之乾坐亥六月十五日乙巳大葬公八十二歲事行盡矣孫壻豐山柳

疇睦以耳目所逮結轖胷臆者綴爲十百之言於其前二夕癸卯奠之以一盒果一杯淸而慟哭而伏告曰於乎公之老癃沈痼七有月而小子始乃進身而診候後一月而凶聞至嗚呼慟哉小子之診也公在牀褥中微呻若不甚痛而仰視肌膚骨立身如枯木澌頓不能力心知病不可爲而尚能起居自由精明不亂拜辭而歔欷曰來月或來後月至擬再診公扶手而起披胷示之曰此胷復生津而肉耶來則好矣如其來也無事得相見耶肴睫依泫然氣頑如小子而因傷感動心出門行百餘里如物在胷閒而凝

結不下永作沒身之慟嗚呼公生長忠孝之家服習詩禮之訓天分甚異所樹立卓然蓋忠正公之危忠大烈百世人所仰而中世翊贊翊衛公父子尤顯於時至先公以硏窮篤行爲教於家庭公與錦翁爲兄弟同時著文行爲父兄宗族士類所賢重而錦翁終淪落以逝公以大闈進爲四　朝耆舊而亦不遇豈非命哉公之好賢嫉惡出於天性愛　君憂國發之夢想立　朝居鄉世方以黨伐相傾動有機穽而履之坦然世路日險進塗日跲而心平氣和不介于懷雖其娼嫉者能尼其進而中傷之亦不敢顯然以言

語而斥之也於是爲三可之堂於洛祠下數武之地瞻由師友梁孟知己白首罙篤共享耆耋而謝家子弟日左右也花木盈砌書史滿架盡得倫理之樂潑有田園之事八十年身名俱完此有識所以稱歎而推之爲 先朝賢大夫也嗚呼善滛理沈盈虧無常甲申而聘君歿戊戌而貞夫人喪逝庚子而錦翁下世爲公地誠不堪爲懷而悲懽離合公惟理遣時步門巷有若待遠人歸至慟之在於心者然也疇睦本疏劣而奉王父命爲公之壻宜其粗厲頑鈍回頭向㲉而終不能採八變化年踰二毛迄無成立中夜以

息竊自興嘆自公之棄我今才八十五日而遽然清風仰之如百世以上雖欲復訴已無及矣伏哭盡哀退而與令孫相勉式好庶以爲報答之道矣嗚呼哀哉慟哉

祭金松獄文

惟靈獨翁賢胤吾祖高弟資禀篤實才識超詣內行淳備孝友維則允矣君子有此懿德淵源之學忠信是主存心檢身謹守規矩平生之義內重外輕文少於質實過其名斷置名利以老固窮生涯簞瓢處所蒿蓬公自樂此我復奚慽尚有公議應爲慨惜嗚呼

斯文淑慝百世是非先公砥柱則無自欺世道交喪
仁義充塞彼誣益肆僞書乃刻公憤私痛幷在公身
區區辨錄寧或小伸大義可到惟此而已只應留待
天定之理嗚呼吾祖之故以及不肖誠斥近出見輒
談笑溫溫德誨流出至誠顧余無似敢忽奉行最是
前年辨纈方幹竊貢鄙見其役少緩公於此執萬牛
莫回不諒人者指我冷咍言發開懷不惜頷可縱因
世故事竟未果之此之心可質神明此惟如此餘無
改評嗚呼惟公盛德豈可忘諸逝者益遠生者益疏
人之云亾吾道益孤凡遇知愛相對悲吁所賴棘亂

後事有託共擬料理庶增式廓

祭李戚兄勉基文

嗚呼哀哉平日期公壽不止此邇來謂公享亦多只稟賦堅確風儀完好不滿耳順夢寐豈到閱歷無對仍成祟痼非其稟確焉至此數再昨春中我爲診候公時伏枕見我歡扣連吁草色隔溪水聲喘喘不堪猶能話情或恐致損請勿作氣笑謂叔斌子胡此謂安知此面不爲永訣指有前期去懷如結誠意縱薄豈曰全無擺脫一進竟未續圖昨秋之暮遂成今昔道山風雪公歸眞宅追惟前迹怳若隔宿顧余後死

寧不痛盡嗚呼哀哉惟我與公再從中表十年以長兄弟尊少吾猶及見請說從事公來吾家粤在辛巳才識通敏志氣高騫時未弱冠而不薄儇王考愛之爲之諄諄守約鮮失務實爲眞驅除習氣刮去俗纏公能奉觧服膺拳拳晚年謂我我命至窮自爲豈左六十年中庶無大尤而今免夫寔賴先生一言以扶迨在乙酉欲言聲塞凶禍滔天家遂顚覆厥後事故君豈不知壬癸之間情事益悲一書手上仰請垂誨伊時下覆警語如陪尊家所處何處安穩惟顧日用動尋平坦時尚昧如但謂諭慰不知斯教至爲滋味

流落老大萬事莫追恨不其時常在鉗鎚疇於是言
惕然警動一言以告匪余其從嗟世之人誰不人倫
夷攷其中實罔親親公能孝友極盡彝常嗟世之人
華色外將夷攷其行翳膜一重公能一心表裏與共
嗟世之人滔滔名利丙餘霑小世謂能事公惟自守
不差一脚嗟世之人交道翻覆利則薺甘利去秦越
公惟一與終始如一以公之識以公之貧士夫之風
古人之儀如以學充可以及賢吾輩恆言儕流後先
公則拇指可與向前莫公立揚料理周旋一計不遂
百魔如許柰何乎命惟順以處嗚呼哀哉人命之窮

世固多有何似於公偏而爲首如公之命古今實罕
請說公命以淺斯恨公生十歲幷失怙恃王考繼逝
拏子疇似伯仲二祖仕宦出入家無長德而誰教督
譬如孩提遺之廣漠然猶義方祖妣卓識及有室家
暫同黽勉昆曰寥落恆所不免禍故以來東西漂泊
遂於中途賢相遽失子女之名初不胚胎四顧一身
荒凉悲哀祖妣喪逝兄弟分張寄於石僑爲就季方
風霜震剝憂戚内煎遂此疢疾幾二十年以其所處
若是經過世所謂況一者於何竆於四外道一不到
惟其負痼五竆亟號終古及今誰不哀此哀此蕉翁

曷其有是阿咸有命來事可託尢所切悲寃無主嫡
嗚呼慟哉公於家君肩隨之際姻爲叔姪義兼兄弟
童年追隨老白首矣其或一事儻見疑貳中因雲山
徒馳耿耿時逢逆旅所懷曷竟貧靡爲藥藥亦靡靈
醫云服鹿庶可穌醒適我家君出宰臨瀛平生初辭
竟屈於京驅車東出萬山觀獵海館滯留爲補調息
楓嶽秋駕鏡湖春舟足償宿願可付牢愁非我家君
公豈爲之彼不諒者公心焉知嗚呼庚申之夏命駕
臨止宿祟添欻不暇陪晤五朔相守罙切欽慕隨時
隨處動止語默念慮之微辭氣之末一一詳視著在

心曲神囘氣穌曰爾展冊几案相對娓娓講讀讀罷
慨然吾黨無籍豈數百年廢之而已後來良史雖欲
伸議其於無籍何所著手彼書盈世此必勘定名義
之誣後誰能正爾方輯禮甫訖旋始一通詳謹以完
此事環視吾輩爾可託玆勉旃勉旃勿徒營爲疇不
自量妄有此意已多年所無與同志今玆之教敢不
竭力獨歎公病已難隱括屬稿尚未公遽騎箕修述
雖就何處訂釐歸命阿鎮往相書事咸君穎起溌心
愛倚送別旬日消息胡惡失聲驚號慰書寬抑答書
有云死將無日死則無知夫何所憾未死之前實難

觸目開緘才讀如水淚落而今以後公其忘之知其事者寧不爲悲季兄雖晩文蔚材良終非淪落門户可光諸咸幷善嗣兒甚秀不食之報可占其後念我渭陽我懷罔極何由奠安安我廟食窆不憑殯葬不臨壙勢所使然豈余所量小朞參哭一念所在適又肘掣遂日過再都緣淺誠寧敢修辭我言有盡我懷難究一慟再拜公其知否嗚呼痛哉

祭姨叔趙公亨勉文

今年戊申之流夏 贈弘文館直提學姨叔漢陽趙公大闡唱臚未十日有司以卒逝聞 命以是職爲

哀榮之典姨姪豐山柳疇睦跧伏不能躬於其窆而
葬而惄如也晩乃抖擻儆魄失臆爲短行文謹遣舍
弟晪睦替告于靈牀之下曰於乎公以文正夫子之
孫承種德不食之餘稟眞淳之氣躬孝友之行其量
弘其姿嶷其守確其論偉居官鎭物吏民莫測涯涘
虛已與人同列咸推悃愊絶無世間機巧之設鄙吝
之萌而其所謂在我者將無一點罅漏處則所受乎
天固非偏者使之得年行志其進詎可量哉而早孤
落拓之鄉之京四十年一小成一蔭塗固非吾人致
澤之資則暨乎今日素志纔遂忝在懿切之地者滚

心喜悅容有其極而賀未及書旋之以哀悼之文萬事悠謬一至於此令人不覺拊膺長慟而其於命物者亦復如之何哉疇睦自以山南麤處性禀蠢愚行己無方十年場屋幸得叨陪或於亭山或於泮舍或於龍莊秋燈春雨幾十承誨而厚蒙盛念不比凡常疇睦亦不揆湔劣妄有所披露蓋嘗論到許多人間事公嘗以疇之妄於觸忤指陳人心世道之難測至危縷縷勉戒自顧無狀終不得變化氣質以少答眷意之萬一日往月邁百不猶人近又塊蟄窮廬不敢入清渭一步地時一臨風流悵而已祇待異日之拜

傾倒中心之藏今焉已矣追惟往日行雲流水已無
蹤迹只有咸兄允從之平日相仗而握手洩哀亦無
其路寄送一緘於千里之外替此說哀於廣漠之境
靈如有知生者弔死死者弔生一氣感應必無窮已
嗚呼哀哉慟哉

祭外舅朴公基載文 改葬時

嗚呼小子旣不及公世其何以道公之資而述公之
德也蓋嘗叨侍錦翁亦從先輩長者後略有所承聆
矣夙昔錦翁敎小子曰汝舅事親孝與人忠又曰若
使汝舅而在一日不欲汝捨又曰以渠工助汝汝何

工之憂諸長者之論莫不曰雅修簡潔如某甫不可復得竊謂錦翁之爲是教空不以父子叔姪苟於辭豈不益信蓋雅修簡潔公性得之事親孝與人忠公行能之之性之行一或有之人於爲己之道斯半矣況兼之乎若使得年而列於大方陶甄之門竭力乎明誠之學吾知其有所立也又使得志行乎用力之途左右斯世吾知其爲一代賢士大夫終不至碌碌人逐逐也乃立有六齡場屋藝士而已耶凡知公之貧行者無誰不爲致憾於造化況如小子追慟於一紀之後當如何爲懷耶甥踰不動心矣設公今在世

不過六十六歲老人若牀第無故公御時在小子門
小子歲拜公三四視之如子事之如父討叙考質之
間書疏往復之時書中疑難誨之而不倦江上高寒
念之而不置憂其拗滯難行於世則思其所以防患
喜其折節謹就於彀則思其所以揚善者必不擬世
間常畜亦小子觀感模楷之願得遂平生豈有此沒
身未化之吝也耶疇睦心地茅塞行已迷方自外於
本實之工者久矣將孰開而孰引之也靜想不欲汝
捨何工之憂之教直不任聲淚俱發於乎我婦之育
竆於我今且齒墜髮紛如秖媿爲夫討拙或未免交

出於憂而交爲憂然不但不爲導我於不善且將導
我以善者此人也至若兩胤友相愛也深相期也重
有友于之情兼切偲之益豈不亦遺意有以及之乎
伯胤緯有幹蠱季胤早占小成公之不食之報斯可
徵已第其子孫菌蟪之慘卜云舊兆不寧適者櫝谷
同塋欑塗復成怳若衣屨得親典型如覩則實小子
難爲情之地而亦小子一泚懷之期矣嗚呼三十年
爲甥奉手書告臆前乎此後乎此只此日此生此世
此慟寧有窮已耶一理感應二氣無間公與恭人降
集斯觴憐之傷之必與人世同小子謹推此義玆敢

幷告子恭人李氏之靈伏惟尊靈是鑑是格嗚呼哀
哉

祭李進士又玄文

嗚呼恫哉逞歲四月之二十九日我滞雨於兄之堂
之日也兄與我酌酒而共懽論到許多人間事時余
子婦在傍以供懽日月重回我行如昨而遽令人不
堪存歿之悲悲夫悲夫人世之從古所至傷恫者無
年而死而爲尤傷恫者志行人之無年而死斯人也
不克成就以歿世後來者能知斯世之有如斯人哉
余與公世敍懿過從近又與之通家識公爲十有四

年雖其鈍劣甚豈無一端窺得一言契合顧公之所
以與我者實古人相與之義而其視夫今世人之翕
翕詡詡妄謂之不同道其樂固無以易也今也使我
向公作哀挽悼生之文人世事定何如也公爲文元
公之祀孫而文元公以下奕世承家公大父修撰公
以識度爲先輩所推重考郡事公清謹友睦而公季
父校理公忠毅有質行公家之世德如此公比長益
峻茂宗門知舊豔愛期倚之不淺其所以期倚之者
以責斯人富斯人哉卽欲斯人之老壽得以其尚志
勤業日邁年晋以承家傳重以副人屬望惟爲式於

斯世留名於來嗣而有子有孫以卒斯世而已噫天
與鬼之所以禍人於人所期倚之地以與人爲相反
之理者從來已然柰何乎哉然而備在斯人親知之
列者眞知而悅之推之之出自中心者尠而不如是
者居多人心之至險巇世道之無柰何久矣吾何必
致尤於天與鬼也竊謂公孝如徐仲車友如崔孝芬
介如梁伯鸞好古樂善如劉原父獨行不屈如蘇子
美斯人也有如許之資有如許之志有如許之行而
十載星霜一味蓼苦從以摧折之一不能舒暢其心
氣則公之乘化下上俯視啁啾滿寰爰得其所也耶

公家世世調一蔭 國有常典而公又上庠上庠又
十年卒以一上庠書之斂魄之木者人多以是而爲
悲然不如是何以知斯人也君子藏器於身而已時
非在我者命乃在天在天之命在人之時君子任之
不以我之用舍爲忻戚也於乎修撰公未爲世用而
郡事校理公於今在世亦豈高年哉公又短折如此
說者以是疑於天道然天道何可疑也物莫能兩全
莫盛於世其美而天之與公家可謂豐矣世人必貴
富壽極安樂以終世者殆慊於爲善矣乎篤老在堂
廬無尺麻之孤左右相向而哭者仲季僉從而已今

日情事是余所不忍提說者也余之今行彷徨衢路實不欲入公之堂哭公之筵而入間萬事都是直柰何不得處謂之何哉言止於是公鑑于是嗚呼哀哉

祭李正言 潭九 文

嗚呼六旬未享未足爲壽臺司下僚曷云其富氣宇完全神守安穩諸丈之中最稱長遠孰謂我公持此以哭秋雨臯人千里一木家世善慶公乃挺秀始也偃蹇亦既閔艱駕鳳通津濯鱗天池薇垣柏府何適不宜哦松賦歸園梅且花十年優游丘壑巾車江湖憂愛耿耿如結一行終南此其永訣公之懿質衰末

所守在中眞實見外淳坦肫肫處已表裏如一斷斷好善終始不失才堪致用志能有恆維此之人何處更承公於我嚴遊好之篤雖云義合實同天屬昨秋泮館朋知氣窒促車共約八月初吉隔宵凶問是日郡圖家君語及輒復悲吁伊余淺膚無所肖似先故之故辱加眷視余亦傾嚮託以依賴已乎斯世便隔冠帶有胤克賢遠大可冀擬從餘生忘年講誼相紼路次得病徑歸苦俟祥朞又値此違亶由誠薄負負曷贖靈如不昧儻照心曲嗚呼慟哉

祭李德叟文

嗚呼夫人生天地之間并育而不相害者仁義也天下衆生自有親疎上下知不知之有萬不同而爲親戚爲故舊於其中者已斯人之一幸也爲親戚爲故舊而無相害於其心者已斯人之一道也苟不失是道於親戚故舊則在我之仁與義雖未能以充類而博濟已可見於由近自卑之科推是心也於高遠者何有余與公以懿則姻婭也以名則叔姪也以年則朋友也以相知則逆在甲申公錫於我叔祖之門丁亥余又錫於公外叔祖之門至于今三十年一歲一二見也其間彼此言行事爲之互相關接有未可以

一一譚記然公未嘗有少嫌於余余亦未嘗有惡於
公此則余與公信之篤而凡知公與余之際者皆可
證也生乎今之世謂之能保有其不相害之心者非
余之云然伊我公愷悌之資詳明之見有以見不善
而容之耳於乎慟哉公以門閥之裔有資性之懿才
調非不夙諳科業非不篤實知早使之志於第一等
志事愈久而用工可以語鄉黨邦國之俊彥矣豈直
以家門之一善人場屋之一藝士而稱道之也耶畢
竟一未見舉落拓岑崎清姿穎質仁心義行卒短折
而隨以埋沒則天固不能全是道於斯人而平生過

從如疇睦者尤不勝其日孤之慟矣公稟受清羸夙
嬰貞疾而素知有一端剛氣者存故恃此百年而與
同料理郝知九年草土中年腹悲內鑠外撼沈浸轉
痼一朝燎原奄及芝王於乎慟哉公沒之翌年大人
公遽又不克鍾情之慽一室三喪天之禍吾善人之
家於是乎酷矣君子常言曰天道福善禍淫君子之
言天道何若是其乖舛也竊意死生之命天亦不能
變通而積善之餘天固以慶食之觀於公之三子則
天之所以裕其後者余始信之無疑耳長也似有長
進之望余若不死而老行將見其前頭余以是賀公

而不慽公也余於哭公之言特舉弃育不害之德者欲使世之克伎自私者知斯人者能取於樊圃而有識於西銘之義也於乎悲夫單杯再拜萬古長辭

祭李元直相誠文

志潔行修才高氣和故人知子子其云何荒凉故里寂寞空堂故人哭子子其知卬款款顏色灑灑論陳安得平生復見斯人死肖如余終不相負安得此日復見吾友布衣知命子厭濁世而知子者其誰不涕文獻舊家季胤克持而慰子者其在於斯

祭崔用實文

嗚呼瓦缶太素之器大哉不劃之味拳拳服善之誠嘐嘐尚古之志經史子集極其淹博之識知也孰事與人庶乎敬忠其行義也蓋其天得之高用力之深早聞道於大方坐春風而心醉吾知夫烏之山與洛之水庶上達而不已云胡六十二歲嶔崎歷落老布衣而止也耶實不能無憾於公之一生於公車而竭力而至死也一科一命果是何物事致令如許宿儒貽此憾尤知故之酸鼻於乎噫也無似猥蒙不肩欲言其自幼老白首過從之迹書疏之束言議之相上下心志之與乎合一紙千行曷以盡泚孰無友生孰

若公之親矣孰無親戚孰若公之純矣方期與之晩
途庶幾保其偕詹无那知千古今一別遽在觀水樓中
文會之秋余於公幽明之誄寧無輓祭一言之記情
荏苒頹墮迫三霜而尚未克寢門一哭之行十數行
一言半百里一行豈是難事而其難猶如此在天之
命在人之事豈可易易議耶今來哭之寄語蜈君海
平之里近雖荒涼詠老之門豈終無聞惟冀績文種
學以毋負賢父提命之教而以卒無似歲寒之託也
三世狀碣之教銘之心肝謹當收名神魄草出一通
以奉展於三霜未畢之日靈其不任冥冥之悲歎也

於乎哀哉

祭妹壻丁景國大弼文

嗟嗟景國子其奚適人間泉下其路逈隔一別三年萬古永訣請以一言略攄肝膈人誰無死誰無夭促伊子之死死何其悤子有兩親年衰髮白子男子女只子晩息况子之賢可繼先躅寡妹從子凡幾歲月凡人夫婦百年偕樂婦死尚悲夫死何酷未死之餘孰非死日子之兩親老而爲獨吾之兩親惡懷釘臆計朔僂指君有遺腹始也男子骨相秀確反弔爲賀見者吃吃何來惡緣鍾禍斯極嗟嗟景國永無蹤迹

寡妹之生生甚死惻死者無知生寧莫恤覩天茫茫
雙淚枯目與言及此言之何益我始覯子于辛亥洛
子行醮事余室延客雅姿春溫淸標苕發衆所共艶
豈余勝說輩行弟兄年紀絶席不嫌閨寡閱朔陋室
乙卯之秋余覲東邑子先戾止迎門喜溢數月晨暮
傾盡心曲察子之形醫言祟癖聞子西覲一念憂鬱
子歸鄉廬余伻且屬子不答余詎報心塞俄來未幾
臯人登屋萬事遂已戢之一木關嶺迢遠診殮俱闕
覲瀛之行透入于法有客叩門子不戶闢有妹逢首
搤手痛哭曰吾大哥我命此薄天日晻昧木石腐鑠

嗟嗟景國何此貽憾以厥志行孝友忠質以厥資性穩雅秀出儒賢胄裔簪纓世閥誰之不如百未就一靑山護送一片峴王妹或不死取於諸姪斧節荒原一盂祭奠我亦不死收拾骸魄草君志行以遺箱篋言止於是惟冀鑑格

祭李重方文

維歲壬戌之南至月十二日辛未柴桑居士叔斌爲哭李姪重方秀士之筵而來過陶谷原草已蕪亭夜不晨悤昨感懷有涕盈巾行未宿戒豪無餘粻心香空炷桂酒莫將只綴短文以與之訣炯炯神識尙冀

鑑徹愛親敬兄隆師親友晦翁有云人道之首我見
重方此義己知持此以歸子又何悲人之悲子子之
門戶子之情地誰與比數老慈喪子弱妻充兒幷與
志學泯無所遺昨冬來相禮書年月帶服顚赴更期
業卒此何皋人風雪方曛如悲親戚同研諸君矧余
蔑似惟子是倚眼中天椓先及於子誰與料理以畢
此愚伯經頃來相對悲吁嗟呼重方叔斌來哭素帷
晝閱草屋秋禿一哭二哭誰極誰因何由斯世復見
斯人嗚呼哀哉

祭族兄承旨公進翰文

於乎惟我公色不莊而足以重威言不辯而足以當
理明不章而足以識時知命行不較而足以定固執
確人以是殫誠士以是信服誠宰相之全器况是誰
之裔胤請試看夫出處緊胡爲而大闡非斯之跲孰
謂公之雅操非公之操孰謂跲之至斯公得正而斃
也慟則溪於公私嗚呼哀哉孰無同室之好我服公
之親疏一視孰無地望之恃我服公之卑以自持孰
無室家之歡我悲公之四竆崟奇雖老少之有間將
萬事而歸依薄此世而遽爾欲倀倀而從誰嗚呼哀
哉

祭姨母 贈貞敬夫人李氏文

嗚呼小子弱冠之京師拜夫人於蘭皐之僑第始仰瞻性氣貞純動止得空及謁洛中諸先輩語及閨範輒舉崔姨兄曰某哥大夫人所樹立不在其尊舅公之下顧識未長進心竊以爲婦人也賢則有之婦人而何以有樹立之稱也猶未曉旨意之淵永暨飽經歷實諦究而後渙諭夫夫人之所樹立無愧爲是舅之婦也寧春公重開奕業遠紹忠貞厥功偉矣若吾夫人蚤哭崩城尊舅繼逝宗祀子然朞功絕尠隻手舊閭奉姑挈孤子斯時也據似所遇推似所行雖以

陳孝婦申國夫人輩難乎其直指下手處矣畢竟得扶持全安上承下裕使其一子幼學壯行以至於仕宦出入無一不出於劬勞資給之中不知有無者且將五十年是不特婦道母儀爲之稱首其經紀之幹規畫之幷若使之制爲國用優可見盛水不漏游刃恢如細行曲謹之皆可書以爲訓者雖略之可也古人所謂受任於板蕩之際可以託六尺之孤者必夫人當之矣前輩稱樹立幷舉舅婦者至是而吾無間然矣抑小子重有感焉昔年小子從姨兄得化隱閔公所撰榮川公碣而讀之碣中載公配權氏事行甚

悉有日始王舅寧安君居郊京第荒虛日用器什隨之者舉完於三日棗栗手中咸目以閫治大兆然此在夫人爲疏節也旣老撫隻孫持門戶日凉凉剸裁皆秩秩就理家道齊整上下和洽三族競誦之論婦道必以淑人爲準閔公重於言其言又核而有徵今以所遇之艱所行之難引而繩之於六世祖姑孫婦之間不翅若胞然合契如立言君子狀夫人之行必不能外此而爲之說愚故煩而不殺以表崔氏之閫閫多賢殆同氣類之相感於乎盛矣小子自十年以後不得復拜夫人邇來慕仰尤懇懇誠不諠以姨叔

姪而已今遽辭世已矣已矣壽非下享養已備榮夫人之責塞矣夫人之事畢矣所可悲者噫其閨範日遠矣性氣動止之間小子其於何更憑也至若親庭窮徹難忘之痛吾慈晚暮割胖之懷吾雖不言幽明可質敢將權氏之蹟前輩之言抒爲侑觴之文其辭主闡發不主於悲哀儻尊靈憐其愚而諒其意否

祭仲父府君文

嗚呼我大人今日自別之慟因心之感將無時可已而其於日月逝矣痛亦無如之何何哉大人之慟不肖之所仰覩者也固知其慟之之如許也府君之慟

所不能仰視者則以謂不知慟可乎嗚呼府君之不
知慟乃所以爲府君慟也幽明雖間一身之心寧有
間耶於乎慟哉不肖從子目焉而仰視大人戰顫噯
噫若不能支之哭心焉而追念府君皋引旅屋喪歸
故山之哀哀哀哀穹壤五內如燬眛年明日衰麻去身
哭亦止今年明日則一紙告牘只今夕耳於乎王考
府君有四男伯未冠而殤吾父以下三昆季皆晩育
也王考府君以叠孤獨身入承宗祀晩見三昆季成
就心潑爲喜爲孤獨之恨至是伸也且爲三昆季有
來望也三十餘年幼而壯而老成而過庭也一動靜

一云爲糟粕煨燼無非敎之至耳府君德性忠厚行
已淳坦慈而愛人恕不害物仁者必壽之言積善必
慶之理不爲虛也豈意纔過不稱夭之年遽促其壽
乎我仲毋哲識懿行眞世所稱賢婦女所鮮儔府君
得而媲之若有子有女偕稠至今則所謂有室家之
宜而人世之至樂在焉畢竟一胚胎不得嗣續之託
不得不歸於阿弟晰也家計恒患旁落莊宅栖栖不
定蜈婦未及見而遽又中途喪耦於是焉無一兄也
從事立揚不爲不久大小三解竟付徒然丙午之夏
敬寢首擬而揶揄隨之 天點遽靳府君之命一

至此哉大人筮仕而至臨瀛府伯府君之所見知也晬年府君卒之明年大人登第陞資又明年季父筮仕焉　懿陵參奉此皆府君之所不見也悲感之懷遇喜尤不堪嗚呼慟哉府君往留臨瀛上年之至月念後從子覲行到平昌伏聞府君月初發京駕臘初三抵衙又承府君在類郵得上衝証屢經危谻而才臻收復之報滿心驚遑若墜淵谷惟以差復之信遂謂次次調補速速返稅送隷上白失官隷發去之翌承十二月初二日所出京信時季父在京季父書中府君以初一日往崔承旨家進冷麪前証復發舁還

泮郘証情雖不大端多方藥治云而爽來封緘者只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府君手書而已於是熏心慮無不到乃初七日也大人適以 箋文預差行次京營初八日路次珍富遂當初五日變出之凶聞書數字付隷火踰大關嶺八日三更抵邑此何變此何變也慟哭慟哭訃書云治喪卽發大人到營復箋差之役取路忠州至丹月驛扶櫬送別從子卽日發行促鞭馳及於丹月而喪車前一日過矣父子兄弟各在天涯地角病不能侍湯而扶將之喪不能襄殮而陪行之又不能同在一處而哭擗之府君之命一何至此

哉天之報施仁善其何如哉慟哭慟哭尤可慟者自此將日遠而日殺終至於平常而後已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然而畊也頗能幹蠱畊之二子確實俊特必不虛生安知不嗇於府君者豐於是耶言不能窮慟哭柰何謹當撰次府君暨仲毋言行大略俾作幽堂之誌且隱括楓岳遊行錄奉承府君之所嘗命不肖者耳嗚呼哀哉嗚呼慟哉

祭三從叔父海袾文

自公之長逝星霜三去而呱孤之麻斬盡矣姪之尚無一言亦豈姪之所能期哉姪之懶廢不振平日我

公之所稔量所潑悶者也今焉已矣然迹其心豈有佗哉於乎生平之際詎敢曰公所不知己所獨知也幽明之間亦不得不一言以洩懷惟公聽之公與余生於吾家爲再從昆季之子若孫公爲叔余爲姪余降於癸酉公降於己巳己癸之間爲肩隨之年公與余爲儕友公居於柴余家於愚柴愚之距爲十武之地公與余爲鄰比是則同堂也同閈也同輩也人生於世有此一者斯足以度一生而講契好矣而况乎幷此有之而公與余尤有一日不可暫舍於其生而一日不可暫忘於其死者公與余幸又及生於王考

府君在世之日同受讀於門庭公以穎發余以駑鈍余以通史公以語孟輒居前列空無相須之益而公又不自以爲多小有疑晦余雖寡昧向余而叩之余性暴悖公太寬緩憑而竹髫髧而聯隊嬉戲也暨乎數十年冠裳以來縱橫經史論辨是非幾百千言而以若緩急不濟之性未嘗見一言之或異一心之或乖則是豈余之故哉於此可見我公之寬和慈恕之一端而每於靜閒地稍莫地余未之參或沈吟而懷余酬對人而心在我我亦心知之矣日而又日余不在公則公在余花辰月夕影不隻立於瀾麥石竹之

間經舍詩墨日有對坐於江廬烝宅之中而公之護
余警余余豈忘之耶歟荒以來世故多端家計轉益
窮落公豈樂爲爲偏侍菽水之難繼也盡室而東之
聚星聚渭陽也未幾又轉而西之休上休於陵也兩
地俱間二十里而阻懷之切思戀之苦曷可勝道哉
或一月一見焉或四五月一二見焉見必悅然而不
覺亹亹然而蓋所言懇懇然而亟請其還故別去
之際公不忍去余不肯舍握手而徘徊步步而回首
甚至拖出佗說話以挽其須臾之間甚矣人情之至
也余時或往于其僑居則見余之來出而迎之曰叔

斌來乎芊栗雜泰盡意而餉之於乎余負公矣旣而公不能排遣離索之苦又不見生理之優則於是爲武陵之寓二寒暑逗乎柴柴末幾月與余接屋以居同寢食共商證其喜何如也伯兒之鈍忽未如而非公何以爲今日樣子耶公若無故庶幾其成立而公逝之後依舊而已余之視旭其若是尋常則是余又負公矣公家易安公以碩德尊老爲一鄉之望而遺澤餘韻不歇篤生先公咸有大闡之期公又空受不食之報而遽此芝焚玉折於壯大之齡期望之地者天曷故焉於乎公病而余診公之訖余蓋非一二言

也余亦知其病之無可爲而權辭而寛之曰叔何出
此言也余之遠行將戒歸而見病瘳而相守至老白
首矣公亦自知其病而知余之權辭微笑曰生耶生
則好矣而吾未可必矣及其自衙還則蓼荼莫賴屋
有皐人聞公之有遺託而吾未之效負矣哉負矣哉
雖然事不可一日遽斷其然不然也一再入夢余雖
不言於人余豈可忘諸所懷不啻百千而悤草略寫
不成說話伏冀尊靈降鑑而饗之嗚呼哀哉慟哉

祭季弟副率敬尹文

嗚呼我大人仲父以孼生兄弟大人有子不肖若君

仲父無育焉於是君爲仲父之嗣則吾兄弟兄弟而俱獨身也然兄弟則自如也今君去之吾其爲眞個獨身矣君爲仲父母之子才冠仲母遽見背己亥以後二十七年之間極盡吾之所萬不一效之孝順慈養之道者卽本生慈幃也往歲乙丑奄遭大故歲甫三易君遽至此君其以侍奉大人謂我在焉而滾痟夫仲父及生養母泉臺侍奉之無人而爲是行也耶大人小科而雄府大科而黃閣壽考康寧而子孫彩衣朝服者不少仲父享年雖曰耳順無一子女而大小科宦都不一就竟鬱悒而終身於千里客館之外

君亦不能含襚而擗踊則萬古長存此恨此痛寧可
已已所賴惟君幹度器局園林第宅次第整頓稻黍
魚鰕日可供養以其所以制置於家者使之移於民
國之間亦足與有爲內以父兄外以親知公私之論
備矣柰之何十餘大小辭一切不利於南省而君之
命畸矣仲父不食之恨無以伸矣何來運氣條風發
之匪意 恩數與天無極丙寅大人大拜之 命纔
下而吾與君在疚兩兒承 傳爲教蒙官丁卯闋制
之後余又承 傳爲教蒙官而君獨沈淪今年二月
君爲觀庭試西上辭余曰弟之庭試今番矣京行亦

從此已矣余笑曰君其明知此行不虛耶何其言之斷也到今思之限之迫而心之動耶端陽余還自南州路聞君始以大臣筵奏承　特恩又爲教蒙官不覺滿心而喜充口而笑而又未幾聞有擱桂坊兼帶之　命於是焉疑若畸者適不食者報然每以家庭門闌猝地隆盛滚懷不瑕之憂耶知滿招之損踵不及旋而在於畸且不食之君耶君以久離纔還家務埜役一來無暇七月旬一君始來宿而其翌還去余以望日泛月之意申及則君甚樂聞率其二昆趁前日上來而免津合江之後繼爲水月觀水之遊云矣

十四日夕聞君間經吐瀉蒼黃而向差之報驚甚其翌來見之病已瘥矣灼慮萬狀而經夜後快似平復自起梳頭動作尋常余復釋慮而歸曰明日要來君曰自此愈矣何以勤力十七朝來則神色視瞻言語不可爲矣急問曰知我乎微笑曰豈不知之其言澀而難辨余遂斷望而卧於東房以及申時皐者乘屋叩天呌地此何事此何事於乎痛哉於乎痛哉余之所平生依以爲命者君而一自謝世屛處以來數十年居家日用事無大小莫不就君而商量雖緩急互濟而吾之資於君者實多且知吾之容貌辭氣之對

人不寧之發亦皆見君點檢而切磨之內則兄弟外則朋友從今以後何可復得如吾敬尹者哉此之所謂如瞽之失相而適埴矣此余之尤深痛過哀而不但死生之別而已始吾哭君而歸也惝怳冥迷不知君之果死而吾身之爲單獨矣時來君所大人哀號兩兒斬麻賓客哭弔而門生故吏所理者窆葬之具則君於是不在矣人生如此寧可生爲而猶飢而食病而藥對人而談笑有事而營爲以延歲月不少異君在之日甚矣其頑也吾欲哀哀有時已至其息則固無處不在而亦無處不然吾雖欲勿息得乎要之

一息未泯之前無非思君之日而世間事物生人之所共娛樂者無非感傷之資矣以吾之衰病其何以堪此而息之又幾何其長久也哉於乎痛哉所未盡言者惟俟大小祥日於乎君其享之

碑銘

高麗門下侍中三重大匡壁上功臣謚順忠公

一善金公神道碑銘 幷序

惟金氏粵在新羅氏之世爲國姓羅訖麗祖肇係慶裔降萱以成統一三韓之績一時鴻麗俊傑之人雲合響臻協策翊運於是有諱宣弓姓金氏以元勳顯

位門下侍中三重大匡錄靖亂輔國功臣名在壁上
食實封寔羅關智王二十九世孫而公始籍一善爲
一善金氏之鼻祖也麗史曰初公爲崇善府吏有名
聞麗祖南征次本府名見公異之賜所御弓因改名
宣弓彝尊錄曰公兒時出遊還見父爲人所傷父曰
吾受辱死無以報公卽往辱者家通名斬之持頭詣
官請罪官因之聞之朝朝以幼而能孝遂赦而旌之
一善誌曰公以邑基不善納所居家基今之府司也
鄉人誦公德義立祠祀之至定宗時追贈大丞謚順
忠賜祭文有曰量包河海性蘊忠良早傾向日之誠

續展扶邦之猷今去公千有餘年公之生卒年月歷
官始終言行事業配位姓貫雖莫得以攷焉以其見
於一二者而徵之公以維嶽降神之資兼安民濟世
之略奮起草昧攀龍附鳳固已留名竹帛垂之不朽
又其子孫千億金紫相望國史家乘班班可見而擧
其最顯者曰二子長奉術壯節公季奉文三司右尹
壯節後有三派一平章事得忠平章五世曰忠介公
濟號白巖曰忠貞公澍號籠巖麗亡後白巖蹈海籠
巖朝天而遯之荊楚忠介孫曰文靖公孝貞忠貞三
世曰左贊成善慶曰景質公之慶曰獻納成慶景質

子曰文戴公應箕號屛菴相 中廟佐治 上親書
東方夫子四字以與之獻納孫曰應教振宗號新齋
又忠貞十四世曰敬直號憂亭平章三世曰直提學
右繆直學子曰和義君達祥和義十世曰吏曹正郎
孝元號省菴爲士類領袖曰嵩陽府院君履元號素
菴曰弘文提學義元號困六齋省菴孫曰文康公世
濂號東溟愚伏鄭先生曰論人物爲當代第一嵩陽
子曰一善尉克鐀尚 宣廟貞謹翁主二大將軍昌
緒大將軍四世曰版圖判書南寶判書孫曰判官完
湜判官六世曰成均生員蕃號梅墩梅墩子曰震護

號活溪再疏伸晦齋李先生誣活溪曾孫曰善初以
明亾不赴擧因號慕華齋三右尹得質右尹子曰左
尹天富左尹子曰直提學成美直學七世曰兵曹參
知寧號遯峯疏伸寒岡鄭先生三司右尹十四世曰
司藝　贈吏曹判書淑滋號江湖江湖子曰文忠公
宗直號佔畢齋自江湖畢齋父子始啓道學淵源畢
齋孫曰洗馬紐號璞齋又三司右尹十五世有良襄
公嶠近世科宦雖不如前日之盛綿綿不絶不盡錄
而文學世家後先登朝者正言尚元左副承旨相稷
今永興府使益容而永興方歷敭清華入講　經筵

出治百里有士林聲譽迺接錄而旌之或以危忠大節砥柱天常以光麗氏之終或以道德學問身任繼開或以鴻猷宏識位躋巖廊或以功名勳業圖形麟閣或以學士重望表準士類或以養德丘樊俎豆崇報祖孫父子兄弟叔姪名公巨卿大儒先生無世無之繼繼繩繩咸能佑我　列聖作爲名臣門闌之崇顯殆無與京於乎休哉公墓在府東海平縣彌石山巳坐亥塋麓有上下二墓世代翻覆已經千古公之衣冠之葬遂不能無疑　元陵丁亥遠近后孫合謀築壇於墓傍竪表石裔孫之居是鄉者鳩財拮据建

置齋舍買田爲粢盛之具以每歲孟冬設位祭于壇
爲久遠之規　仁陵癸亥又樹碑於遺墟表厥宅里
已諸孫復議曰近世大家皆能追慕始祖勒石神道
以盡報本之義况我順忠公功德之盛雲仍之繁不
讓於佗而草沒壇塋過者無所式豈非慨恨之極乎
盍謀繫牲之石以永厥傳石旣具託疇睦文之疇睦
十四代祖司正公於江湖先生爲妹婿也忝外裔末
不敢以拙訥辭仍惟疇睦書公之事竊有所興感焉
昔人稱子文之爲善不過頌其有後於楚况進於此
而子孫衆多貴富奕世者乎寔其祖先之積德累仁

必有所大過人者而是又不可以一槩論也彼世濟其惡而執國命極貴富多子孫者不爲無人然是則出於氣數之變固不在於積累之倫而至若晋之王謝唐之崔盧豈特其簪纓閥閱之盛誇耀於當世而已蓋亦不無名公卿賢士大夫之表著可稱而未聞其蟬聯於歷代愈久而不替則縱不與朝榮而少悴者同日語其視夫根深而支茂源遠而流長者不有間歟惟公苗裔綿歷無窮崧漢儲精名賢篤生以贊我 聖朝億萬年文教之治以啓我東方道學淵源之正方可謂積累之實而洪大純誠不特爲金氏門

族之所私也噫始公納基於官以利生靈此雖一施
爲事其安百姓保邦家爲心可知耳發身艱難親履
險棘興家肇世以基忠孝之業而若子若孫以至十
百世之遠舉能不墜箕裘之傳以體先人之遺是所
謂垂世之儀範國中之大家曷不思所以叙德銘功
上之穹石大書特書昭示來後也幹其事者三十一
世孫時澤洛龜而來乞銘者時澤也謹系以銘銘曰
羅王苗裔麗祖元勳厥惟奮起曰德是勤難雪孝親
基納利物微時數事足徵大節王次于嵩有煌彤弓
錫名陞尉用彰厥功去世荒邈其蹟寢微仁德如昨

爛其光輝丕視其後賢達接踵最其大者淵源之重
曷不思報有萬一誠誰其尸之桑鄉壇羹有齋有田
有碑有碣謹守迭掌罔敢或忽顯刻尙闕載樹盍謀
有穹龜龍岭山一丘何德不酬何遠不追有欲考之
視此銘辭

北川忠烈祠遺墟碑銘 幷序

北川故 贈左承宣權公吉 贈吏曹參議金公宗
武殉忠之地也 朝家命之以旌贈之典一方士林
又以爲兩公不可無此地報祀迺建祠享之以從權
公死者贈典樂正朴君傑祔食焉今祠遂撤兩家後

孫將卽其地勒石以載烈垂永金公九世孫秀穆來
徵文於疇睦謹按　昭敬王壬辰四月日本兵大勢
來寇乘我不戒連陷州鎭惟東萊府使宋公象賢釜
山僉使鄭公撥死之其餘望風奔潰尚州判官權公
自邊遽愈治事力人人汹懼皆有渙散心公對吏民
輒諭曰吾爲國死爾爲吾死俾無所愧未幾承招諭
使鶴峯金先生節制領軍赴邊到高靈軍士夜驚逃
潰公不得已單騎還城已空公獨守官不離招亾收
散人稍集于時防禦巡邊等軍行相續公皆躬饋應
不乏沙斤道察訪金公自變後慷慨誓死聞巡邊行

從一騎馳三百里過家鄉不入直抵巡邊使李鎰于
尙州是月二十五日賊迫本州鎰兵纔數百陣州北
數里卽北川也權公入陣中手執餉以犒將士俄而
賊大衆猝至火礟如雨聲震天地鎰脫身遁將士遂
崩沮莫可止於是權公金公皆死之公嘗於變初識
姓名於衣襟中囑其下曰後當收骨以此爲證樂正
佐吏也爲人信實及難終始陪權公不離同死金公
見事不可爲乃下馬整衣冠坐以手箋授奴漢龍曰
吾今死汝持此歸報家人漢龍受箋不忍捨公執馬
鞚同死兩公幷矢復無人屍亦未收云於乎烈哉夫

忠臣死而賊氣奪使賊而破敗者忠臣之義也何也自古賊匪之負強肆暴於人國也遂謂天理人紀之可以倒置而莫之敢吾禦凶鋒所指虐焰所爇觸之者無不靡碎燋爛然忠臣烈士不憚捐生以區區尺寸之義遏其滔天之勢雖不免肉飽虎狼之腹其氣之壯足以奪賊之氣於是乎向之所謂凶鋒虐焰化而爲折鈆冷燼而卒於敗矣此天理之所以卒勝而人紀之所以終不可泯者然耳蓋此兩公者身雖死矣其義足以爭日月其氣足以亘天壤又何待於爲厲而殺賊哉然則當日興復之功不專在於中興名

臣而歸之死節之人亦可也今歷數殉忠之人非不多矣其能首先蹈烈使賊氣奪者其非宋鄭權金其人歟樂正之死其亦感於忠而服其義也哉疇睦州人蓋嘗經過其地王山夜雨北川寒月英魂毅魄彷彿如在一盃招些於崩榛衰草之野而不禁感涕之霑臆是爲之詞詞曰

天割我東運有剝極龍蛇盪潏誰掣其角倬彼商峯有流北川月黑雨陰魑魅夜煽英魂不死風雷激射海岱峩清豈無所藉維祠有墟其繼者碑我銘垂之川水瀰瀰

迹築室於頭流東麓溪石佳處卽筆峯下也下有鳴
琴灘名其齋曰琴齋琴書自娛而終不敢忘 成廟
之恩有感君恩曲戊甲史禍係大儒清流盡入斬伐
而郡人一蠹鄭先生首禍焉先生從蠹翁淵源洽襲
而超然免於禍網詩之所云明哲保身其殆先生之
謂歟平生對案惟研究經傳性理書暨東賢遺文一
時聞人如鄭蠖溪王堅權睡軒五福鄭湖陰士龍多
出其門後孫如介庵翼灆蔭繗笑癡齋命世亦皆以
儒者著名云於乎先生世遠且文稿入兵燹无遺今
見存只童蒙須知手本而已今人縱欲稱述何得以

據依也慕齋有言曰公非安國之友也乃安國之師也又有題琴齋詩曰頭流山色吟囱裏鳴玉灘聲醉枕間自有林臯娛歲月更無魂夢到塵寰九拙梁公喜撰先生狀曰其學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業內六經而外百家其行本孝悌而體敬義其所操存莫非躬行心得之妙而先時見幾色斯遠擧世稱其鑑噫斯盡之矣此先生之所以重於百世何贅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登玆山者其誰不三復此詩而低徊感歎也耶斡財力而董石事者十四代祀孫秉義十二代孫胤桓可尚也先生葬在咸陽郡南木洞

肅廟壬午士林建龜川書院以享先生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